“留余”匾之思

李向伟

前不久，与友人一道参访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巩义康百万庄园。在庄园主宅一院落过厅驻足，目光聚焦门楣上一方古匾。匾长一米有余，金底黑字，右侧两个篆体大字：留余。左侧密密麻麻十数行行楷小字，录有南宋廉吏王伯大《四留铭》：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来之前曾做功课，康百万庄园于明中叶始建，明末清初成规模；“河洛康家”十数代人居此，跨明、清和民国3个时期，凡400余年。心头曾升起疑云：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康家何以数百年长盛不衰？

“留余”匾前，疑虑烟消云散。世人留给子孙的，多为田宅财货，不过生活物用；巩义康家留给后代的，却是重义轻利、知戒知止、留余忌尽的精神基因。这家风箕裘相继，瓜瓞绵绵，成为康氏家族世代不衰的源头活水。

细思，王伯大“四留”之训，不只是家族生存智慧，也是人格修养之道。多予少取，留余以报乡梓、报社会，本质是教人“爱”：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有爱他之精神，才会知荣辱、存悲悯、行信义、守法度，才会在生活中取舍有度、行止有界——这恰恰也是最大的爱自己。以此为训，践而行之，可不就是终生受用的“不尽之福”？



今人树家风亦应如是。再深厚的爱，也不能予取予求，宠溺无度。过分骄纵，反而害人。还要言传身教，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在幼芽期培育，从根深处润泽，如“河洛康家”广济博施、与人为善，代代濡染，家之树才会叶茂根深，世代长青。

除了王伯大的《四留铭》，“留余匾”左侧还录有明代大儒高攀龙语：“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推之，凡事皆然。”后一语，铿然中的。

推而广之，“留余”精神之于工作，就是要精心筹划，稳步推进。要为应对不测留预案，为后程攻坚留余力。如行军打仗中要留预备队，项目计划要有备选方案，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无备。这样，出现不虞之情，才不会左支右绌，手忙脚乱，陷入被动。

还要善于谋长远。干事创业最忌竭泽而渔：为政绩透支资源，为速度牺牲质量，为一时之利断后人之路。遵循发展规律，为生态留空间，为百姓留实惠，为发展留后劲，才是为政者“造福一方”之道。

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懂得满足就不会受到羞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这样才能长久。“留余”精神，可谓一脉相承。可惜，总有一些人忘了先贤古训，肆意放纵欲望，不知戒、不知止，直至撞上南墙，回头已晚。

康百万庄园恢宏的建筑，讲究的内部陈设，精美的石雕、木雕、砖雕艺术，都让人赞叹，但最打动人心的，还是那块悬于门楣上的“留余”匾。时光把“留余”二字愈磨愈亮。这亮光似醒世恒言照进人心：真正的富足，不是占尽，而是付出；真正的长久，不是一时之盛，而是长留人心。

金台随感

舞动的河流

刘建东

滏阳河从太行山蜿蜒而来，像是一条绿色的飘带，缠绕于南部华北平原的腰际。

从河北邯郸冀南新区石桥村出发，到邯郸市区南部的南湖，是一段优美得令人心旌摇荡、心旷神怡的河流。它是一幅行云流水般的山水画，是一首诗，一场梦，一段醉人的舞蹈。

整个河段的距离将近8公里，河流的曲度达到了2.14，专家们将1.3或者1.5作为河流曲度的分界线，大于这个数的就视为高曲度河流，而这一段的弯曲度，远远大于这个参数。刚刚脱离了太行山沉重的束缚和东武仕水库强行的约束，滏阳河先是试探着在平原上谨慎地滑行，之后，随着落差的消失，随着水流势能的慢慢减弱，它很快便熟悉了平原的平坦与广阔，感觉到了平原带给它的自由与狂野，带给它的无拘无束。

它渐渐摆脱了内心的羞涩与拘束，变得大胆而狂放。它慵懒地伸了伸腰肢，尝试着扭动一下长长的身躯。它发现自己的身躯是如此的柔软，如此的灵活，如此的舒展，如此的婀娜。它也发现，平原是宽容的、宽厚的、仁慈的，容得下它自由地发挥、随意地想象。平原就像是一位母亲，用慈爱的目光打量着孩子。它受到了鼓舞，胆量越来越大。它吼一声，再一次摆动身躯，制造了第二道弯。它在平原上尽情舞蹈着，如同一条丝绸飘带，把优美的曲线镌刻在平原巨大的身体之上。母亲般的平原不说话，保持了沉默。它恰似一张平铺的大纸，让河流在纸上作画，让河流的想象得到充分发挥。

于是，这8公里的路途，成了它的游乐场，它撒着欢儿，尽情尽兴。它时而狂放，时而沉静，狂放时如脱缰野马，沉静时如待嫁处子。它时而湍急，时而平缓。它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它前进，倒退，转头，弯曲。它渴望着向前，又留恋地回望。向前是它的目标，回望是它内心的回响。它是形态的创造者，它的身体有时呈U形弯，有时呈几形弯，有时呈梅花弯，有时几乎就是一个O形弯，它像大地之上书写的数字，它像大海之上翻滚的朵朵浪花。

这8公里的河段上，欢乐始终伴随着流水的声音，哗啦啦、哗啦啦，从冬到夏，从春到秋，从古至今，从昼而夜。这是歌唱的声音，是沉醉的声音，是与大地、阳光合奏的声音。阳光像是风拂在河面上，河面成了光的家乡。光的镜子，一条条，一片片，光被水波漾断，水被光亮吹散。光与水，和谐而亲密，光在水中央，水入光的怀抱。这泼洒着光的水流，依托于水的光波，以舒适而豪放的姿态弯曲着，即使是向后的弯曲，也是为了更惬意地向前，向前。哪里才是归宿？哪里才是家园？

即使是夜晚，河水也在接受着光的礼赞。在晴朗的日子里，无边无际的夜铺满了世界，让河水更加幽深。阳光退去，月光接替了阳光，月光没有那么激烈，那么热情洋溢，它温柔得多，在河面上涂了一层淡淡的色彩。大多数时候，河面被银白色占据。但也有特殊的时候，当天气变化，橙黄色、红色或者蓝色会把银白色挤跑。月光的存在，让夜晚弯曲的河水有些多愁善感，它会不自觉地入梦，入人们的梦境，给人们的梦境带来光的幻影和光的绮丽。入土地的梦，让土地陷入对过往的回忆，想起每一个旱季的煎熬、每一个丰沛雨季的狂欢。入天空的梦，让浩瀚的天空感叹，这弯曲的银河岂止是天上才有？

这九曲十八弯，是真实的存在，是野性的释放，是天性的流露，并不是梦中才有，它尽情舒展着腰肢，尽情燃烧着激情。它是滏阳河的诗意弯道，是滏阳河的舞蹈杰作。

我们跟随这诗意弯道，看着平静的河面上，阳光像是有了沉甸甸的分量，在不息的水上弹跳，河流随着那耀眼的光芒，舞动着。仿佛，我们的身体，也随河流起舞。



◀油画《早市》，作者谌北新，中国美术馆藏。

蕺　菜

林万春

十几岁时，我作为越剧团学员到过浙江绍兴，绍兴有一座蕺山，蕺山长满水灵灵的蕺菜，蕺菜又叫鱼腥草。

相传，此地原名王驾山，勾践从吴国释放回越，带领百姓发愤图强，可天不遂人愿，第一年就遭遇灾荒，颗粒无收，越王便发动军民挖野菜。有一次，勾践在王驾山尝野菜中毒，连脸都肿起来了。左右劝道，国家的重担都压在大王肩上，大王一定要保重身体。越王摇头道，百姓受尽了苦头，度不过饥荒，复国何从谈起？要是没了百姓，哪还有什么国家？这一天夜里，忽降一场透雨，次日拂晓，漫山遍野长出一种小草，沾着露水迎着朝霞闪光。勾践拔起一株尝尝，虽有几分腥臊，却不涩不苦，煮一煮还挺好吃。大家都叫它“鱼腥草”，奇特的是，它割了又长，长了又割，越国赖此度过了饥荒。

鱼腥草有匍匐的地下茎，叶子互生，卵状心形三指宽，嫩时紫红色，很快转深绿。初夏开花，多长在顶端，花穗淡黄色，极细小，成熟后像短短的兔子尾巴，下面托着白色苞片4枚，状似白花瓣。乍一看，就像刚剥开花裹纸的冰淇淋，令人神清气爽。全株翘头翘脚，有点似“美”字的草书。当地人喜欢醋熘蕺菜，取嫩茎叶去杂洗净，用粗盐浸渍，挤干水，装盘后拌精盐、姜末、香油、米醋即可。

蕺菜凉拌，可清热解毒。家父在世时，肺不好热咳，常取鱼腥草泡茶。鱼腥草虽有淡淡鱼腥味，奇怪的是吃习惯了会上瘾，再难弃舍，有一种沁凉的甜味。

闽西北山多，老家的后山菜地，水边应季长满鱼腥草。家乡的蕺菜制作和绍兴有所不同，最常见的是鱼腥草饭汁。先用大铁锅煮大米，煮至半熟，再用一只筲箕捞出米饭，置木饭甑里蒸透。余下的汤也不叫汤，沙县人叫“饭汁”。将洗净的鱼腥草嫩叶焯水、切末，接着放入饭汁煮透，加盐和味精即成鱼腥草饭汁。另一款蕺菜小肠汤同样可口，先将猪小肠洗净切段，倒入山泉水中炖一小时，再将蕺菜放入炖好的小肠汤中，上蒸锅蒸十几分钟，加入调料即可上桌待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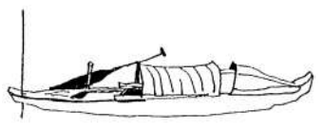
家乡的蕺菜虽然不出自蕺山，却有蕺山的风骨。眼下沙县小吃风靡四海，处处安家，水晶烧卖、东门馄饨、炖罐等打头阵，蕺菜、苦菜等野菜也功不可没。我常常想起绍兴那一座山，卧薪尝胆固然可贵，而创业守成，也同样要有一股子浩然之气。

多味斋

收割后的田野

凡　妹

我暗自庆幸，稍稍松了一口气
庄稼全部收割，像你的孩子步入正轨
此时此刻，草籽落入草丛
鸟雀呼啦一声就飞起来了，让人振奋
我感到安心，像心上的尘随了风
那么，未来，所有的一切都值得期待
而到了深秋，你无论收获多少
定当是欣喜的。虽然不久雪会来覆盖
但是，我不会忘记你，也忘不掉
起伏的残叶要抵达它的远方了
收割后的田野上，是湛蓝的天空



大地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珊珊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非AI（人工智能）创作或编辑。

寻访

长征路上的故事

丹桂香飘

段爱松

“蝴蝶飞过　红军来过/我们有自己的传说/板栗花开　油菜芬芳/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这是一首在云南柯渡广为流传的歌曲《丹桂丹桂》，开头便讲述了90多年前红军长征路过这里时的一段传奇。在丹桂村，人人都熟悉这个故事。我有幸采访到唯一在世的亲历者和见证者、102岁的回族老人马应达。回忆起90多年前的往事，马应达老人仍禁不住像个孩子般兴奋，红军路过柯渡丹桂村留下的民族团结佳话，在马应达老人以及一代又一代村民心中，镌刻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与希望。

“快来看看，怎么那么多蝴蝶呀！”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惊奇地打量着从四面八方麇集柯渡坝子的蝴蝶。

这是1935年的春天，快11岁的马应达跟随着一群小伙伴，欢呼着，打闹着，在田埂上追逐着这些翩然而至的精灵。空气中弥漫着蚕豆花的香气，隐约还夹杂着板栗花的味道。

开始时一只两只，而后十只百只……振动着轻盈翅膀的成千上万只蝴蝶，一连几天在柯渡坝子飞来飞去，像是要给这个偏远的乡村带来点什么。

4月30日，柯渡一所小学校里，下课了，一群孩子挤在教室破旧的门板前，叽叽喳喳，瞪大眼睛，好奇地张望。

只见不远处，小官山下茂密的灌木丛中人头攒动。长长的队伍，正一点点沿着后山崎岖的山路闪挪跃动。忽而一声马嘶，清亮的声音回荡在山野。

是哪方来的不速之客？正当村民疑惑担忧时，这支队伍越来越近了。

“军队，是军队！”聚在一起的村民惊慌了起来，赶紧各自回家顶上了门。那些从门缝里张望的小学生们，也害怕起来，在教书先生的督促下，赶忙将校门紧紧关闭。

“咚咚、咚咚！”一阵轻柔有度的敲门声，让教书先生略微放下防备。打开门，一个身着朴素军装、头戴五角星帽、面带疲惫但笑容真诚的战士，向他行了一个军礼。他说，我们是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经过这里，绝不会打扰老百姓。

“红军”这个称谓，让教书先生一下子放下了戒备。红军在柯渡严守纪律，更让曾受到兵匪恶霸侵扰的村民们心头的恐惧一扫而光。是啊，这样一支队伍，不但没有拿走村民的任何东西，还将带来的粮食、铜壶、衣物、腰刀等，送给很多老百姓呢。

马应达的外婆，当时在街上卖纸烟，想送给红军战士一些。这些战士不但没有要，看到这位50多岁的妇女穿着破旧、生活艰难，反而特意送了一小袋米。

“那时候能看到米，是多么金贵的一件事情啊。”马应达老人回忆到此处时，低垂的眼帘突然泛起了光，“毛主席领导的红军，真的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很多感人场景，老人依旧历历在目：“那些红军战士都很年轻，在村子的空地上架锅烧火做饭，村里的长辈主动送给他们蔬菜，这些战士坚持要付钱……”

“反正我自小就听说，红军来我们村，不白拿，不白吃。”马应达的儿子马永顺，这个生于1970年的农村汉子，也禁不住插话。可见红军长征路过柯渡丹桂村的故事，在一代代村民身上，烙下了多么深的印记。

“当年村里实在是太穷了，不像现在日子好过。”马应达老人感慨道，满是皱纹的脸上堆满了笑。

“现在你家年纯收入有多少呢？”我很好奇，这个红军战士曾经送过米的普通回族人家，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

“种植的玉米，养殖的牛羊，在外做的活计，对了，还有政府给百岁老人的补贴……”马永顺认真计算着，眼中也闪烁着光亮。

“这几样加起来，怎么说都有个几万块吧！”随同采访的柯渡镇工作人员，也笑呵呵帮着算了起来，“我们丹桂村，今年全村已经接待游客15万多人次，红色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资本啦！”

马应达老人认真听着。他将身子微微前倾，盯着砖房墙角下成堆成堆的金黄色玉米，丰收的喜悦和灿烂的光线瞬间交织，仿佛又将时光带回到90多年前。

当年经过丹桂村邻村回辉村时，红军留下了一排大字标语“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这条历经90多年的标语，今天依然清晰地印证着红军爱民敬民、团结各族群众的光荣传统。与反动派艰难抗争时期，为了护卫这条标语，各族群众上山砍来柴火等，一层一层，一捆一捆，将标语严严实实地遮盖保护起来。直到今天，当我们站立在这条标语前，看着手写的字体，仍然能够体会到一种温度，那是贯穿了90多年的军民鱼水深情。

正是由于红军在丹桂村让各族群众感受到这是一支为穷苦老百姓而战的正义之师，23岁的村民毕发斗相约村里的12名青年投身红军，被编成回民班。他们在长征途中浴血奋战，12名回族红军战士全部牺牲，班长毕发斗也身负重伤，九死一生。

“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先锋队！”……红军长征留在柯渡的珍贵标语，据统计有18条。这些朴实、诚挚且滚烫的字句，正是红军的精神写照。在柯渡丹桂村的何家大院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召开了部署抢渡金沙江的重要会议。为争取渡江时机，红军竟昼夜急赶100余公里，到达了金沙江畔的皎平渡。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既是崇高革命理想信念的生动彰显，也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今天，当我们走进丹桂村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修缮一新的深褐色立柱坚固挺拔，多么像红军战士们英勇不屈的身影。一座巨型立体红色五角星雕塑四周，丹桂、银桂、金桂、四季桂竞相开放，就像红军经过这里90多年后，各族群众红红火火的生活一样。

在天演广场

武　歆

北方工业重镇、港口城市、万国建筑博览会……这些词，随时都能标注在“天津”前面。但我始终觉得，任何一个词都不能完全概括天津的城市属性。天津是很难打上某个具体标签的城市，而每个人也能在非常熟悉的地方找到新的感悟。

比如天津古文化街，对于天津本地人来讲再熟悉不过，于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也是不容犹疑的打卡地。上世纪70年代初我上小学时，就和同学们来这一带买过空竹和鞭炮。那时这里叫宫南、宫北大街。

1985年天津市政府决定复建宫南、宫北大街，并于1986年元旦重新开街，有着700年历史的古街又有了新名——天津古文化街。2002年提升改造，这里成为天津的一大历史文化街区。

至今为止，我在天津已经生活了64年。作为“知根知底”的老熟人，还能找到关于古文化街的新感觉吗？

这一年，因为写作长篇纪实《津门故里》，我多次来过古文化街，每次来都犹如与老朋友见面。有一天，我在天演广场散步，然后坐在商铺门前的凳子上，不远不近地端详天演广场，倏然有了新的感触。

天演广场在宫北大街与大狮子胡同交口之处。广场上有严复铜像，铜像后面的墙上有严复生平介绍和他所主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名言。广场和铜像是2003年开始规划建设的，与近在咫尺的700年历史的天后宫，成为古文化街上重要的文化地标。

出生于1854年的严复，是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1879年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教习。转年他来到天津，协助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学堂并任总教习，自此在天津定居下来，其中在大狮子胡同居住了20年。

如今看来，假如没有严复和他译介的《天演论》，大狮子胡同可能只是一条繁华的街道。正是因为有了严复和《天演论》，大狮子胡同、宫北大街乃至古文化街才有了更多的深意。

眼前是来来往往的游客，耳边是各地的方言。烤肉串、炸糕、面茶、麻花的味道四处飘散。许多游客在天演广场上拍照，有的大人给孩子念着石碑上的文字。无论孩子们懂得多少、是否记在心里，在嘈杂的商业街道上还能关注已经去世100多年的思想家，已经让人深感欣慰。这也给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决策者和建设者，面对“过去与现在”“保护与经营”“情怀与潮流”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在天津，文化常常来自日常生活的启迪。就像天津早年间的多家文化书院，就建在老城居民住宅之间。读书声与小贩的吆喝声、家长里短的说话声混合在一起，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包围着高雅的书院，这可谓天津文化的一大特色。

生活在大狮子胡同的严复，就是在人来人往、热闹繁华的宫北大街上，做着前瞻世界、意义深远的大事。

不仅是在天津古文化街，在世界各地的很多知名老街上，都有着与文化、文学彼此照耀的实例。比如只说一个地名斯特拉福德，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它在哪里，但要说这是莎士比亚少年时代学习和生活的地方，肯定会有人禁不住“啊”的一声。10年前，我坐上满是各国游客的大巴车，来到寂静的斯特拉福德。如今回想起来，如果没有莎士比亚，这座只有一条主街的乡村小镇，人们还能兴奋地前往吗？

因为天演广场，因为严复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让满是生活气息和烟火味道的古文化街，有了哲学、科学的思想要素，也让这条与时代同行的古老街道，有了向内的深刻思考以及向外的前瞻意识。

我与一座城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0.6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